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甘肃儿童文学八骏”之一刘虎  
西北动物小说最新作品

# 白鹿

刘虎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 白鹿

刘虎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白鹿 / 刘虎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6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4009-4

I. ①白… II. ①刘…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1941 号

BAILU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著 者: 刘 虎

责任编辑: 丁顺华

美术编辑: 高 煜

责任校对: 刘成聪

插 图: 核神父

责任印务: 刘宏兴

后门山 LAZY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 行 部: 010-57526608

网 址: [www.ccppg.cn](http://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mailto: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1.25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2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978-7-5148-4009-4

定价: 19.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0)

# 目录

1. 受伤	001
2. 毛孩	012
3. 美猴王	020
4. 寻医问药	026
5. 上学	040
6. 排座位	047
7. 尴尬的第一名	054
8. 免职	058
9. 休学	069
10. 陌生人	078
11. 摄像机	087



12. 出家	093
13. 邂逅	098
14. 白鹿	104
15. 伙伴	114
16. 异类	124
17. 驱逐	132
18. 还俗	137
19. 相依为命	144
20. 新生鹿王	156
21. 回归	164
22. 那就是我	169





## 1. 受伤

这是桑珠嘉措第二次见到那只名叫尼玛的白色马鹿。

冬天里的一个凛冽的早晨。太阳还在山的那一边吃力地向上爬升，山谷里只有一片清冷的辉光，光影里漫漶着一缕缕黏稠的黑影，世界像是包裹在一团混沌蛋清里的婴儿。位于祁连山腹地的嘉木寺的小喇嘛桑珠嘉措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背上水桶，到河边去打水。

这是他剃度后的头一个冬天。

嘉木寺村一带山势陡峻，沟壑纵横，悬崖林立，水系发育，密集的河流像一绺绺发辫，错综复杂地遍布在沟谷之中。到了夏季，远处雪山上的冰雪因温度升高而大量消融，加上时不时就会倾盆而下的暴雨，山中的大小河流经常会洪水滔滔。

为了防止遭受洪灾，嘉木寺一带，不管是村民的住宅还是佛家的寺院，多半都修建在山脊上。只有河流行将奔出山峦的靠近谷口的开阔地带，牧民们才居住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冲积扇上。那里的地形陡然

# 白鹿

平坦，奔涌而出的河水瞬间就没了熊熊的气势，变得温顺而驯良，这就是嘉木寺村民的聚集之地了。

嘉木寺是当地最宏大的寺院，坐落于海拔3700米的山顶，掩映在一片茂密挺拔的青海云杉之中，只有中心大殿那白色的墙壁和金色的顶子刺穿葱翠的丛林，高高耸立在半空，和远处端坐云端的雪山遥相辉映，散发着浓郁的神秘气息。

将寺院修建在孤寂的山顶，虽然满足了僧侣们远离尘世喧嚣，静心苦读修行和防洪的需要，却也给寺院的日常用水带来了麻烦。到谷底打水就成了年轻僧侣们每日都要修炼的课程之一。

为了保障厨房一大早用上新鲜的水，刚刚剃度不到一年，年仅11岁的桑珠嘉措总是第一个起床到河边汲水。

山势陡峭，狭窄蜿蜒的山路上随处可见厚厚的积雪。积雪经常遭受踩踏，结成了光滑而坚硬的冰壳。桑珠嘉措背着水桶，经常需要扶着路边的岩石或者抓住路边小树的枝条防止打滑，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一点点下到谷底。

隆冬季节，宽阔的嘉木沟的河面多数地段早已经结上了厚厚的冰，足以承受体格庞大的野牛。

好在，寺脚下河道迂回转弯处一个向阳的地方隐藏着一处泉眼。那泉眼通过一条新生代的断层，在地底深处，和远处雪山的根部相连。那是一条处在间歇性轻微活动期的断裂，借助来自地心的热能，不仅使泉水的温度常年保持在30多摄氏度，泉眼附近的河水即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不结冰，还从沿途的岩石中萃取了大量有益的矿物质，为她的饮用者提供丰富的营养补给，是远近闻名的温泉矿物质水。

每当夏季来临，很多山外的城市居民也会慕嘉木寺的大名来这里旅游观光或者朝拜，同时享用这眼独特泉水的恩惠。



据说，嘉木寺的创建者本是一位四海云游的僧人。当他偶然经过这里，就是因为发现了这眼泉的存在，并认识到她的诸多好处，以及这片茂密的森林，便决定放弃漂泊，在这里修建寺院，作为永久性修行场所。

寺院诞生初期，只有两三间简易的土房子，历经多代僧侣和周边藏族信徒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中心寺院。嘉木寺历代活佛高僧不仅在佛学的研究和推广中业绩突出，同时他们还是藏家医学的优秀传人，为一方民众救死扶伤，在佛教界和信徒中有着广泛影响。

谷底地势相对较为平坦，积雪少，桑珠嘉措加快步伐，径直来到泉边。

泉眼向河的一面是结冰的白色河道，宛如一条洁白的哈达，遗落在幽邃的山谷之中。泉眼背靠着一段悬崖，悬崖后边是一片稠密的黑色丛林。光秃秃的树丛顶上，或多或少地坐着些雪花，幽静中略带几分阒寂。

桑珠取下背上的水桶，摘下挂在泉边一个树杈上的水瓢，蹲下身，开始从泉眼里舀水。包裹在一片白亮坚硬的冰层中的青色的泉眼，宛若一只明亮深邃的眼睛，泉水在冰层下面欢畅地流动，隐隐地发出轻快的声音。

从冰面到水面有一尺多高的距离。桑珠谨小慎微地留意着自己的脚，防止滑落到水里。冬天的泉水远不如夏天那么丰盈，冰层又很厚，需要使劲地弓下腰去才能够着底部的水。他的腿都蹲酸了，水桶才被灌满。

桑珠直起腰，活动活动筋骨。这时，他突然听到树丛里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动。

桑珠心中一惊，腿竟然都在暗暗地发抖了。







这段山谷远离村落，周边树林茂密，经常会有野兽出没。尤其是泉眼一带，这里是很多野兽冬天最方便的饮水地。很多村民或僧侣就在这附近因为惊扰到了过往的野兽而遭受过袭击。而清晨，正是野兽们饮水的最佳时段。

桑珠嘉措紧张地攥着水瓢——那是他此刻唯一可以用来防身的武器——瞪大了眼睛，抖抖索索地朝丛林里观望。

丛林深处散射着一束幽光。循光而去，一双铜铃样的大眼睛，正盯视着桑珠。

是尼玛。

桑珠惊慌地丢下水瓢，磕磕绊绊地朝山上奔去。他刚刚辛苦地盛满水的水桶被他自己一脚踏翻在地，水洒落到了地上，很快就凝结成冰。

桑珠嘉措顾不上挽救自己的劳动果实，也不敢过多地关注湿滑的地面，气喘吁吁地朝着山顶一路疾驰而去。

山路真是很滑，桑珠摔了好几个跟头。当桑珠嘉措惊慌失措地用身体撞开寺院那两扇沉重的大门，来到师父嘉木寺活佛桑吉跟前时，身上已经沾满了雪污和泥尘，宽大的僧袍被树枝挂出好几道口子，脸上也留下了两三道血痕。

桑吉活佛没有等到桑珠嘉措语无伦次地叙述完毕，便果断吩咐丹增准备好包扎用具，另外带几个弟子扛着担架奔向泉边。

跟在师父后面再次返身下山的桑珠嘉措很是疑惑：这样大的阵势，还不等赶到泉边，怕是尼玛已经跑开了。再说，为什么要携带救护用的包扎用品，甚至还要带着担架呢？

随着众人再次来到泉边，桑珠嘉措惊讶地发现，那只白鹿依然独自卧在树丛之中，似乎专程等待活佛的到来。

# 白鹿

尼玛突然见到这么庞大的人群拥到自己身边，顿时惊慌地试图起身离开。然而，不等他站起身来，他的一条腿便失去了支撑力，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尼玛不死心，再一次奋力地踢踏着腿，想要站起来，可是，他的一只鹿角又在刚刚跌倒时缠在了密实的灌木枝丫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地活动了。

绝望的尼玛连续努力多次均无效果之后，只好放弃挣扎，满脸愁苦地卧在原地，闭上眼睛，一副任人宰割的神情。

桑珠嘉措感觉自己的心脏微微一缩，一股隐隐的疼痛使他的眼泪像那汪山泉一样涌了出来。

站在一旁的桑吉活佛感觉到了这个尚未成年的弟子的情绪变化，他适时地伸出宽厚的手掌，抚摸着桑珠嘉措的头。桑珠把头埋进了师父的腋下。

几个年轻的喇嘛按照师父的指示，钻进灌木林，吃力地将尼玛放在担架上抬出林子，摆在桑吉跟前。

活佛蹲下身，小心地检查白鹿的身体。

这只白鹿的体形不是很大，但从他硕大的角可以判断，他已经成年了。不过，他原本应该是一对的角只剩下一根，另外一根没有了踪影。他的头顶可以看到一处新鲜的断口，说明那根鹿角刚刚掉落不久。桑吉环顾四周，没有发现那只遗失的鹿角。

活佛伸手摸了摸尼玛鹿角的断碴。尼玛轻轻地晃了晃脑袋。随后，他似乎感知到了眼前这个僧人的善意，睁大了眼睛，清澈如水的目光宁静地注视着活佛。

桑吉的手，在白鹿的头上继续抚摸片刻，然后，又温柔地顺着尼玛的脖子给他抚慰。尼玛已经完全能够领会活佛对自己的关怀了。他干脆将脖子一歪，温顺地把头枕在活佛的腿上，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正当桑吉活佛准备给尼玛做进一步检查的时候，突然，从对岸的松林里传来一阵呦呦鹿鸣。

这是一声再普通不过的鹿鸣之声。或者是在呼唤伙伴，或者是在自己撒欢，或者是刚刚填饱肚子，甚至，或者是刚刚从睡梦中苏醒，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因，祁连山中的马鹿随时都可能发出这样的叫声。

刚刚在桑吉抚慰中安静下来的尼玛，却像是听到了正在追杀自己的恶狼的吼叫。他突然就瞪大了刚刚闭上的眼睛，惊恐地昂起头，拖着伤残的身体，奋力从担架上向上一蹦。

可是，尼玛的一条腿显然受到了严重创伤。不等他站起来，身体又嘭的一声，贯倒在地上。

尼玛突兀的举动把桑吉活佛和他的弟子们都吓了一跳。

丹增担心白鹿冒失的行为会伤害到活佛，快速蹲身伸出手，用力地摠在尼玛的身上。

尼玛虽然已经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身体，但倒在地上的他依然暴躁地挣扎着，试图逃离那灌进他耳朵里的同类的鸣叫，蹄子在冻得硬邦邦的地上划出好几道深深的痕迹。在尼玛看来，似乎刚刚从对面丛林里传来的那一声再平常不过的鹿鸣里却含有一把锐利的刀子。刀子借助声波飞速而来，已经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脏。他只有用这近乎是垂死的奋争才能够缓解那刀子造成的疼痛，哪怕为此立刻跌进地狱也在所不辞。

“奇怪！”

桑吉活佛站起身来，微蹙眉头，疑惑地凝神眺望着鹿群所在的松林，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轻声自语。

隆冬季节，本不是马鹿发情的时候。此时，鹿群内部应该是一片

# 白鹿

团结祥和的气氛。哪怕是成年的雄鹿之间，因为没有为爱情而争斗的欲念，他们彼此也都和平相处，共同承担着保护鹿群的义务。这个时节里，落单的马鹿听到来自同类的声音应该高兴，并快速报以回应才是。因为，这是他摆脱孤单，回归大部队的重要线索。

在狼群、雪豹和棕熊等天敌肆虐的祁连山中，离群的马鹿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一旦意外掉队，尽快找到队伍，是获得安全保障的重要途径。

孤单的、正需要回归鹿群的尼玛，听到鹿群的鸣叫，怎么反而会如此惊恐？

又是几声鹿鸣。或许是他们已经发现附近有人类的踪迹，声音显示，鹿群正在朝着远离泉水所在的方向而去，没有刚才那么响亮清脆了，像几个正在趋向终结的乐符，振幅越来越小，渐渐黯淡，直至消失。

尼玛似乎也听出了声音里所传达的鹿群正在远离的信息，他焦躁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把头靠在活佛的腿上，不再乱动。

桑吉低下头，凝视着尼玛。尼玛昂着头，睁大了眼睛，一脸期盼地迎接着活佛的目光。

活佛仔细地观察着白鹿。他发现，和一般棕黄色的马鹿相比，浑身一袭白色毛发的尼玛显得格格外英俊，透露出一种只有在神话传说中才有的高贵气质。如果说以黄为底色毛发的马鹿怎么看都有点灰头土脸，纯白色的尼玛就是一个来自天庭的神灵。

难怪很多地方都有崇拜白鹿的习俗。但是，白色的马鹿，终究也只是一只马鹿。

“哦——原来如此。”

陷入沉思的桑吉忽然醍醐灌顶样长出一口气，依然像是在自言



自语。

虽然在身边众多弟子的期待之中，活佛最终也没有说出“原来如此”的具体内容。但是，豁然开朗的他，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因此而明朗，反而更加严峻了，拧成疙瘩的眉宇间凝缩着一缕浓郁的忧愁。

活佛再次蹲下身，认真给尼玛做着检查。他的手顺着尼玛那只活动不灵便的蹄子从下而上，一点点地拿捏着。当他的手触摸到白鹿那只伤腿的根部时，尼玛的口中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猛打两个响鼻，身体因为疼痛而剧烈地颤抖。

找到了受伤的位置，桑吉轻抚着尼玛，努力地使他保持镇静，然后精心地检查着他的伤处。

尼玛的伤势很重，他左后肢的大腿骨折了。这几乎是马鹿身上最粗壮的一根骨头。

桑吉抬头审视着最初发现白鹿躺倒的地方。那里，几棵灌木被硬生生地砸倒了，断裂的枝干倾覆在地上。活佛又抬起头，看了看泉眼边那个近乎直立的崖壁。崖壁上有一处新鲜的划痕。

马鹿是一种善于攀岩的动物。健康时的他们就像小说中轻功卓越的武林高手，翻越悬崖绝壁如履平地。虽然眼前的这个悬崖陡峭险峻，但对于身体正常的马鹿来说，跨越它应该不算什么问题。要是连这个高度的悬崖都不能顺利通过，马鹿如何在巍峨的祁连山中生存呢？他们即便偶有失蹄，一般也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无须治疗，也不影响行动，过些日子自然就会好的。

这其实也是很多野生动物天生就具备的能力。

但是，眼前的事实却在说明，尼玛确实是从这个并没有多大威胁的石头上摔下来的，并在这次事故中受到了重创。

除非，在穿越这块悬崖之前，他就已经受过别的伤害。

# 白鹿

桑吉收回落在崖壁上的目光，低头继续检查尼玛的身体。他再次认真地观察尼玛那断角后留下的碴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新鲜的断碴。

然而，仅凭这一点，依然不能说明问题。虽然眼下不是雄鹿争斗的季节，但是雄鹿的角到了冬天就会高度钙化，严重影响到他的行动。特别是在穿越枝条浓密的灌林时，硕大的鹿角会成为他的负担。有的雄鹿就是因为鹿角被树枝缠绕而成为人类或其他天敌的猎物。为此，很多雄鹿会在冬天，鹿角彻底钙化后，主动在树干上将完全钙化的角碰断。这样做，不仅保障了他眼前的安全，也为来年春天长出新的鹿角提前做好准备。

桑吉的手继续在尼玛的头上一点点地抚摸。当他碰到尼玛左眼的眉骨时，尼玛再次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桑吉活佛微微一笑，慈祥地拍拍尼玛的脊背。他给了蹲在近旁的丹增一个眼色，丹增将身边的包扎用具递给了活佛。

活佛的手法极其娴熟。期间虽然尼玛也曾感觉到来自外力带给伤口的痛苦，但他明显能够意识到，那是一种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舒适的疼痛。那种痛很强烈却很短暂，然后就能体味到，错开的骨头精准地对接到了一处。尽管如此，尼玛还是被那钻心的疼痛弄出了一身汗水，身上的肌肉突突地抽搐着。

为尼玛的伤腿复位包扎已毕，桑吉用剩余的纱布为他擦干汗水，又解下自己的僧袍盖在他身上，这才示意弟子们将白鹿抬回寺中。

山路又陡又窄，尼玛的体重很大，最多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行走。僧侣们不时就需要换人。尼玛的感觉显然舒服了许多。刚才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疼痛消耗了他太多体力，他闭上眼睛，安闲地享受着这神仙般的待遇。



桑珠嘉措的年纪还太小，个子也太矮，只能背着重新灌满水的水桶跟在人群的后面。他的眼睛一刻也不想离开担架上的白鹿。

后来，担架上的白鹿似乎感觉到了有人在暗暗地注视自己。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桑珠嘉措，很快又闭上了。

此刻，那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的尼玛，到底是在享受这有人服侍的生活，还是在听凭命运的安排，任人宰割？

不知道为什么，桑珠嘉措突然就联想到了自己。他隐约觉得，自己似乎就是此时的白鹿。





## 2. 毛孩

十一年前那个秋天的一个夜晚，嘉木寺村的牧民士登桑丁的心里充满了喜庆。他的妻子益西拉姆在经历了多次习惯性流产之后，终于顺利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时，他们的女儿卓玛已经初中毕业了。

为了保障母子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早在预产期还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士登桑丁就把妻子送进了乡卫生所的病房。这在嘉木寺村来说已经非常奢侈了。时至今日，当地的很多牧民还是习惯于在自己家里生产的。

当妻子益西拉姆出现明显的生产征兆被送进产房后，为了迎接儿子的到来，士登桑丁在外面的过道里苦苦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期间，此前发生在妻子身上的多次不幸不时地折磨着士登桑丁的神经。当他听到产房里面终于传来了响亮的婴儿的啼哭声时，错误地把走廊上昏暗的灯光当成了初升的太阳。

士登桑丁的太阳很快就遇到了一朵浓重的乌云。